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一

總錄部 一百四十一

游說第六

漢范增居鄴人秦天下兵起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因當夫秦滅六國楚取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牧羊立以為懷王以從民望也

前通范陽人

涿郡之縣也

楚漢初起武臣略定趙地弭武信君通說

范陽令徐公曰臣范陽百姓前通也竊聞公之將死故弔之雖

然賀公得通而生也徐公再拜曰何以弟之通曰足下為令十

餘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甚衆慈父孝

子所以不敢事刃於公之復者畏秦法也東方人以物爭地中為事今天下

大亂秦政不施施設也然則慈父孝子將爭接刃於公之復以

復其怨而成其名復猶報也此通之所以弟者也曰何以賀得子而

生也曰趙武信君不知通不肖使人候問其生死通且見武信

君而說之今將欲見之也曰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而後下城臣竊

以為始矣殆危也用臣之計毋戰而略地不攻而下城傳檄而千

里定可乎彼將曰何謂也彼謂武信君也臣因對曰范陽令宜整頓其

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好富貴故欲以其城先下君

先下君而君不利則邊城之地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降而身

死必將嬰城固守嬰以城自統也皆為金湯池而不攻也金以喻堅不湯喻弗勢近

為君計者莫若黃屋朱輪迎范陽令使馳驚於燕趙之郊令衆皆見

也則邊城皆將相告曰范陽令先下而身富貴必相率而降猶

如阪上走丸也信易勢便勝皆臣所以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徐公

再拜具車馬遣通通遂以此說武臣武臣以車百乘騎二百候

印迎徐公燕趙聞之降者三十餘城如通策焉

趙廝養卒不知何名廝殺薪者趙王武臣間行為燕君所得謂

而微出也投間隙出也燕囚之欲與分地要劫之令割趙地使者往燕輸殺

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張耳陳餘也廝養卒謝其舍以辭相告曰謝其舍謂告其舍

也中人曰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二公張耳陳餘舍中人皆笑曰使

者往十輦死若何以能得王也若汝乃走燕壁走趣燕將見之問

也

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
燕將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
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言其
也箠不用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主豈可同日道哉顧其
謂馬趨也勢初定顧也且以長少先立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
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爾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
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亦燕易輕也况以兩賢
王佐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提挈言相燕以為然乃歸趙
王養卒為御而歸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高祖初為沛公從碭北攻昌邑未下西過
高陽食其為里監門曰諸將過此者多視高祖大度乃求見

高祖高祖方踞狀使兩女子洗洗洗足也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

欲誅其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高祖起攝衣謝之延上坐食

其說高祖襲陳留高祖以為廣野君高祖為漢王三年秋項羽

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

分兵救之救趙及梁韓信方東擊濟漢王殺困滎陽成臯計欲

指成臯以東屯鞏雒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天者王事可成

衣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夫

教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不乃有滅粟甚多楚人杖滎陽不

堅守教倉乃引而東令譎卒分守成臯譎卒謂卒之有罪此乃天所

以資漢方今楚亦取而漢反欲自奪便不圖進取是為臣竊以

為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扶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

農夫釋耒紅女下機

未手耕曲木也

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

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

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刑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

今燕趙以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

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強負海岱祖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

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

為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食其說齊王

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曰不知也曰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

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保也齊王曰天下

何歸食其曰天下歸漢齊王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

勦力西向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項王背約不與而王之漢

中項王迂殺義帝漢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

負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成即以候其將得賂則以分

其土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材皆樂為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

至蜀漢之粟萬船而下也項王有背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

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亡言各爵賞而念舊惡戰勝而不得其賞

據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言唯甚同為人刻印璫而

不能授言玩惜矣印不能以封人攻城得賂積材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材

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

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下井陘誅成安君破

北魏舉三十二城此黃帝之兵非人之力天之福也今已據敖

庾之粟塞城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院距飛狐之口天

下後服者先亡矣王候不漢王齊國杜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
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為然乃聽食其罷歷下兵守戰備
與食其曰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平
原襲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陳
恢為秦南陽守齧舍人舍人親近左右高祖初為沛公攻破南
陽守齧奔宛沛公圍之守欲自到以刀割恢曰死未晚也乃踰
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郡
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乘登也謂
也今足下盡曰止攻士死傷必多引去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
陽之約後有強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
引其甲卒與之兩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

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七人南陽守齧降封為殷矣候封陳恢
千戶

張同不知何許人事成安君陳餘初項藉入關餘弃將印去不
從藉既封諸侯聞其在南史故因環封三縣繞南史三餘使同

及夏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王為天下宰不明今盡王故王於醜
地醜也而王郤臣諸將善地逐其故王趙王乃北君代餘矣為

不可於義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凡不義之事願大王資餘
兵資給也使給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猶為齊齊王許之

因遣兵之趙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擊常山大破之迎故趙王

歇於代

田生齊人史失其名高后時燕王澤為營陵侯田生游之資以書好

澤以計畫

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

因飲酒獻壽而與之人

田生已

得金即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與也

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

鄉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親父也具供具也

張卿往見田生

惟帳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即

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后稚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謂

戴崇獎以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知遠

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

春秋長

言年老也

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

之重難發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

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卿

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

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張卿

以具半進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

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為大將軍獨此尚觝望今卿言太后裂十

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又言之太后女弟

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與田生之

國急行毋留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出即還

公孫攬齊人景帝時吳王濞與七國謀反及發齊濟北兩國城

守不行漢既破吳齊王自殺得立嗣濟北王亦欲自殺幸人全

其妻子攬謂齊北王曰臣請試為大王明說梁王通意天子說

而不用死未晚也攬遂見梁孝王曰夫濟北之地東接強齊南

牽吳越北脅燕趙此四分五裂之國

四方受敵濟北居中央為五一云四分即交五而列

如也田權不足以自守頸不足以扞寇又非有奇怪云以待難也

言權謀到力既不能扞守又無奇怪神雖墜言於吳非其正計也墜猶失也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突以活其君非義也春秋

記之為其以生易死以存易亡卿使濟北見情寔亦不從之端

則吳必先歷齊畢濟北歷過畢盡收招燕趙而總之如此則山

東之從結而無隙矣今吳楚之王練諸侯之兵毆白徒之衆練

也白徒言秦非軍旅西與天子爭衡濟北獨底節堅守不下使

吳失與而無取跬步獨進半步危解土分破敗而不救者未必

非濟北之力也夫以區區之濟北而與諸侯爭強區區小貌是以羊

犢之弱而扞虎狼之敵也守職不撓可謂誠一矣撓曲也功議如

此尚見疑於上脅肩低首參足撫衿脇翕也謂劔也使有自悔不前之

心悔不與吳西也非社稷之利也臣恐藩臣守賊者疑之臣竊料之能

歷西山徑長樂抵未央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爾西山未有及葦山也抵至

也襄卻也袂衣袖也上有全亡之功下有安百姓之名德淪於骨髓思加

於無窮淪入也願大王留意詳惟之惟思也孝王大說使人馳以問

濟北王得不坐徒對為淄川

高遂梁人景帝時竇嬰為太子太傅爭栗太子事弗能得謝病

屏居田南山下屏隱也數月諸竇賓客辦事說莫能未遂乃說嬰

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臣欽若昔曰竇太后嬰之從姑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

今將軍傳太子太子癡爭不得又不能死自隱謝病擁趙女屏

間處而不朝相提而論擁抱也間處猶言私處自明揚主之過有如兩

宮爽將軍兩宮太后及帝也則妻子無類矣嬰然之廼起朝請如故後

漢馮衍初為更始將軍廉丹掾及丹與赤眉戰死衍乃亡命河

東及更始遣尚書僕射鮑永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因以計

說永一云衍辟鄧禹府奏記於禹也曰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

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万機之變慤實也幽冥論深遠也爭引謂引事與君爭也

事非一塗故曰是故君臣兩與功名無立銘勒金石令問不亡

今衍幸逢寬明之曰將值危害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

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王莽居攝元年翟義起兵

於東郡莽發八將軍以擊之繼以西海之役王莽居攝元年西荒龐恬傳捕

擊巴蜀役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累露禍

擊未解兵建不息擊謂相連引也刑法彌深賦劍愈重眾強之黨橫擊

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内元元無聊饒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

離散廬落丘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蜂起於是江湖之上

海岱之賓風勝波涌更相駘藉駘亦作貽躅也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

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孀婦咸懷怨怒猶

賤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棄之眾將散亂之兵嗥血

昆陽長駘武關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王莽未行江兵奴亮武關莽拜將軍九人

皆以虎為號皆捍之雷振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威無道一壻之間

海内大定繼高祖之休烈脩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

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王親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

其惠願澍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言其然易也

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倫亦理也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

其財產饒者毛食毛草也寒者裸跣究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

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絕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群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珥壁其行束脩其心而已哉

言當恢廓規摹不可空自清潔徒約束修身而已 將定國家之業成天下之元功也昔

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強之君爾獨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

其蠱賊蠱賊食未嫁也安其疆宇况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

大將軍為之梁棟此誠不室以忽也且彬聞之兵又財力屈人

愁則變生今耶郢之賊未滅真定之際復擾耶戰謂王即也而真定謂楊劉也

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

駭柰何自息不為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明關北逼強胡甘陞

一作石陞要害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

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為用備不豫具難以

應卒今生人之命懸於將軍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

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

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為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

守之士三軍既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鏡觀其水泉之利制

屯田之術習戰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

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

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推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淵泉之慮監

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群識之是非群衆士之白黑白黑賢愚也

以超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于千載富貴傳于無

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伊尹呂望永既素重衍為且受使得自置偏

禪乃以衍為立漢將軍領狼孟長屯太原

申屠劉扶風茂陵人王莽時避地河西隗囂據隴右欲背漢而附公孫述剛說之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云也伏念本朝謂光武也躬聖德舉義兵襲行天罰所當必催誠天之

所福非人力也將軍本無尺土孤立一隅宜推誠奉順與朝并力上應天心下躋人望為國立功可以永年嫌疑之事聖人所絕以將軍之威重遠在千里動作舉措可不慎與今璽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沒身不負然諾之信况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久疑如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言從漢何畏附蜀何利而久疑不决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

言蹶不納遂畔從述建武七年詔書徵劉劄將歸與蹶書曰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寒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固慮無遺策舉無過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者將軍以布衣為鄉里所推廊廟之計廊殿下屋廟大廟之國事必先謀於廊廟之所既不豫定動軍發衆又

不深料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衆疑惑人懷顧望非徒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勢然也夫離道德送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忠孝

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道義今苟欲決意懲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小人受塗地

之禍敗懷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汗傷父子之恩不從光武是亂君臣

之節遣子徇入質而皆眾賢破膽可不慎哉是亂君臣

馬援為愧是傷父子之恩也躡綏得將軍建武四年隨躡子恂居洛陽光武召援

計事援具言謀畫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說躡將高俊任

禹之屬下及荒豪為陳福福以佳躡友黨援為書具躡將楊廣

使曉勸於躡曰春卿無恙春卿楊廣字前別真南天水異縣寂無音驛援

間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閑拒背

畔季孟為天下表的表標也言為標準射的也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

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自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誦

邦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亟谷而西舉足何定以今而觀意何如邦

援聞至何內過存伯春存猶也見其奴間從西方還銳伯春小弟

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他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

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誰可刺不可敗援聞之不

自知泣下也援素知計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

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三木極桔及械自同分羹之事乎

洛陽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息季孟手生自言所

以擁兵眾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

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

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楊而不受其爵愧猶辱也今更共陸

陸陸猶碌碌也欲往附之將難為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王

給是哉往時子楊獨欲以王相待謂欲封為而春卿拒之今者

歸老更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

乎男而弱死何傷而拘游哉

游浮也

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

孺卿與諸耆老大人

大人謂豪傑也

共說季孟若季孟畫不從真可引

領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柰何欲以區區二邦

以當諸夏百有四手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

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嗟

骨曰象曰

豈有知其無

成而但萎腰咋舌义手從挨乎

萎腰更弱也

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

是欲少味矣

以食為諭

且未君叔天下信士

君叔未獻字

朝廷重之其意

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

商度也

必不負約

援不得久留願色賜報廣竟不答

周苾灵帝末為侍中董卓議廢立司隸表紹不從卓怒紹出遂

亡奔冀州苾與城門校尉伍瓊議即何顒等皆名士也卓信之

而陰為紹乃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紹不達大体恐

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

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

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

以為然乃拜紹敕海太守封郎鄉候

高幹陳留人袁紹既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冀州牧韓馥起兵

誅董卓勸軍安乎為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襲勸紹因

勸惶遽使韓及潁川荀諲等說馥曰公孫瓚乘勝未南而諸郡

應之素車騎引軍東向其意未可量也竊為將軍危之勸懼曰

然則為之柰何諲曰君自料寬仁容眾為天下所附孰與袁氏

勸曰不如也臨危吐决智勇邁於人又孰於袁氏勸曰不如也

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袁氏鶴曰不如也謹曰敦海雖
群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勢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
必不為將軍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夫冀州天
下之重資若兩軍并力兵交城下危吐可立而待也夫袁氏軍
之舊且為同盟當今之計若莫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原德將軍
公孫瓚不能復與之爭矣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於太山
也願勿有疑鶴素性懦怯因然其計

魏程昱漢末為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
貌等叛迎呂布群縣嚮應為鄆城范東阿不動呂布軍降者言
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兗疑取范吏民皆恐或謂昱曰今
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

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兗日
聞呂布執其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為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
起必有命世能悉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矣
主者二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為然以君觀之布
何如人哉夫布鹿中少親割而無禮正夫之雄爾宮等以勢假
合不能相君也兵難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
援君必故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為患從惡而
母子俱亡乎惟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
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歷郡剴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生松
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

並起阻兵擅命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極危亂奠戴天子奉辭伐
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水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
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勢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
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時也昔黥布奔南面之尊伏劍歸漢城
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原自結納松然之
王粲山陽高平人既依荊州收劉表表率粲說其子琮曰僕有
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粲曰天下大亂豪
傑並起在倉卒之際弱強未分故人各各有心爾當此之時家
家歆為帝王人人欲為公卿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
常受其福今將軍自度何如曹公和琮不能對粲復曰如粲所
聞曹公故人傑也雄略冠時知謀出世權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
於江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徃徃如
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粲計卷甲倒戈
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以全宗長享福祚垂
之後嗣此萬金之榮也

粲遭亂流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不敢盡言琮納其言
太祖辟丞相掾賜爵內侯

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也隨兄評從袁紹紹卒袁尚攻兄譚
於平原譚使毗詣太祖求和太祖將征荊州次于西平毗見太
祖致譚意太祖文說後數日更於先平荊州使鐔尚自相斃他
曰置酒毗望太祖色知有變以語郭嘉曰太祖太祖謂毗曰譚必
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對曰明公無問信與詐也直當論其勢

爾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謂他人能問其間乃謂天下可定於已也今一旦求救於明公此可知也顯甫見顯思國而不能取此

力竭也

袁尚字顯甫
袁譚字顯思

兵革敗於外謀臣誅於內兄弟讒鬪國分

為二連年戰伐而介冑生蟻虱加以旱蝗饑饉並臻國無國倉行無粟糧天災應於上人事困於下民無愚智皆知土分瓦解此乃天亡尚之時也兵法稱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不能守也今往攻鄴尚不還即不能自守還救即譚踵其後以明公之威應困窮之敵擊疲弊之寇無異迅風之振秋葉矣天以袁尚與明公明公不取而伐荊州荊州曹樂國未有覓仲虺有言取亂侮立方今二袁不務遠略而內相圖可謂亂矣居者無食行者無糧可謂亡矣朝不謀夕民糜絕而不緩之歆行他

年他年或登又自知亡而改脩厥德失所以用兵之要矣今因其請救而撫之利莫大焉且四方之寇莫大於河北河北平則六軍盛而天下震太祖曰善乃許譚平梁黎陽明年改鄴刻之蜀諸葛亮初先主居荊州先主為魏太祖所追至於夏口亮請奉命求救於吳孫權時權軍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牧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按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昔田橫齊之壯士也猶

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玉寶之胄英才盖世衆士仰慕之若水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孫主敦然曰吾不能舉全吾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然非劉豫州莫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今戰士還者乃關羽精軍甲萬人劉竒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未疲弊間逐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故兵法忌之今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權大悅即并力拒曹公敗於赤壁吳朱治為安國將軍大帝從兄豫章太守竇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竇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竇為陳安危治說竇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封董卓声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係世廓定六郡特以君候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付大郡兼建將校乃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之瞻加討虜聰明神武係承供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佈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閩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撫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望無煙城邑空墟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之加以師旅因之以饒饑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河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於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劃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厘荒以千里豈不惜哉竇由此遂止

李衡為諸葛恪司馬魏將胡廷芴南伐恪使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內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內自曹操以來彼之士形末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晉顧榮為太傅東海王越軍欲祭酒屬廣陵相陳敏反南渡江逐楊州刺史劉棧丹陽內史王曠阻兵據州分置子弟為列郡牧禮豪傑有孫氏昇時之計假榮右將軍丹陽內史榮數踐危亡之際常以恭遜自勉會敏欲誅諸士人榮說之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大傳今日不能復振華夏百姓無復遺種江南雖有石水之寇人物常全榮常憂無竇氏孫劉之策有以存之爾

今將軍懷神武之略有孫吳之能功勳效於己者勇略冠於當世帶甲數萬舳艫山積上方雖有數州亦可傳檄而定也若能委信君子各得盡懷散帶芥之恨塞統誦之口則大事可圖也敏納其言悉引諸豪族委任之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矣委之

劉暉為司隸時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暉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守內不容將軍自興兵已未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服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事世上可以混一天下可以成昇時之事豈失孫劉乎劄通有言將軍且圖之彌以為然使暉于青州與曹窳謀且徵之

用原元
敷至東阿為石勒遊騎所獲見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

毛寶為廬江太守蘇峻之作逆陶侃溫嶠未能破賊侃於率眾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亦眾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竣非不強盛公竟滅之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農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因感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讓寶燒峻句容湖熟積聚峻頗乏食侃遂扁不去

劉牢之鎮京口安帝元興初朝廷討桓玄以牢之為前鋒都督征西將軍領江州事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遣使以討立事諮牢

之牢之以玄少有雄名杖全楚之眾懼不能制又慮平玄之後功蓋天下必不為元顯所容深疑二不得已率北府文武屯列州桓玄遣何穆說牢之曰自古亂世君臣相信者有燕昭樂毅玄德孔明然皆勲業未卒而二主早世設使功成事遂未保二臣之禍也鄙語有之高鳥盡良弓藏狡兔殫獵大烹故文種誅於勾踐韓白戮於秦漢彼皆英雄霸王之主猶不敢信其功臣况亮愚凡庸之流也自開闢以來戴震主之威挾不當負之功以見容於閭世者而誰至如管仲相齊雍齒侯漢則徃徃有之况君見與無射鈞屢逼之執邪今君戰敗則傾宗戰勝亦覆旅歆以安歸乎孰若翻然改圖保其富貴則身與金石等固名與天讓無窮孰與頭足異處身名俱滅為天下笑哉惟君圖之牢

之自謂極強兵才能策略足以經綸江表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轉沮乃頗納穆說遣使與立交通其甥何無忌與劉俗固諫之並不從俄令敬宣降玄

劉敬宣字之將也

宗王誕為會稽王世子元顥長史及桓玄得志從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為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又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遠流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已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為劉鎮軍所識情未不淺若得此歸必蒙仁寄公私際會厚恩愈於停此空思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為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番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歆番華子魚旦以一境不容二君爾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

後周柳帶常初為太祖行臺左丞從軍南討時梁宜封侯蕭修守南鄭達奚武攻之未拔乃令帶常入城說修曰是下所固者險所惜者援所守者民今王師深入棧道長驅漢川此則所憑之險不足固也武興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自餘川谷酋豪路阻而不敢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時也夫觀親戚懼誅夷貪榮慕利此生人常也今大兵惣至長圍四合戮逃亡以勸安居賞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轉福之計家家圖安堵之謀此則所割之明不可守也且足下本朝喪亂社稷無主盡思將何所託死節不足成名竊為足下不取也僕聞賢者相時而動智者因變立功當今為足下計者莫若肉袒軍門歸命下吏免生民於塗炭全髮膚於孝道必當紆青拖紫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後嗣豈若進退無據身名俱滅者哉脩然之後乃降魏

唐崔義立具州武城人隋大業末黃君漢守據栢岸義立往說之曰見櫬而作不俟終曰今群盜蜂起九州幅裂神器所歸必在有德唐公據有秦京名應符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且遭寇恟竇融之策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君漢然之即與義立歸國拜懷州總管府司馬

王君愕涿州邯鄲人隋大業末並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愕往說君廓曰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誠宜撫納遺吐保全刑勝按甲以觀時變擁衆而歸真主此富貴可圖也今足下居無尺土之地守無兼旬之糧恣行殘忍所過攘乞竊為足下寒心矣君廓曰計將安出君愕為陳井陘之險可先往據之君廓從其言乃屯井陘山歲餘會議師入定關中乃與君廓率所部萬餘人來降拜將軍

魏徵初隨李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秘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尚為密擁衆徵與世勣書曰自隋亂離群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徒奮臂大呼四方嚮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衆數千萬威之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摧化及於黎山方欲西躡咸陽北陵玄闢楊旌瀚海飲馬渭川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虜固之神器也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睽入函谷而不疑公生於擾攘之時感知已之遇根本已拔確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悉其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于今古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

梩安危大節若榮名得地則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啟鑒不遠公所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知梩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分爭之地乘宜速之梩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亮狡之輩先人生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勸得書遂定計遣使國歸開倉運糧以餽淮安王神通之軍

岑文本隋末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于荊州大收時望署文本中書侍郎及河間王孝恭之逼荊州也銑問計於文本文本勸銑降之從時官軍虜掠城中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無道群雄鼎沸海內懷生想望真主今蕭君歸命者實望去危就安必若縱兵剽掠城中誠非鄙州未蘇之意亦恐江嶺之外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署為荊州別駕

馬燧沈勇多智謀尤善兵法安祿山反俾光祿鄉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負恩首亂雖陷洛京必當夷滅何不見不代之功誅其逆將向潤客牛廷玠據其根抵祿山西不能入關則生而受授擒天下可定也循雖善其計不時決事世祿山果遣韓陽未召循朝暘至范陽與循語陰伏壯士以弓絃縊殺之

賈林辨士也德宗建中未王武僊僭建國稱王以常山為真定府澤潞節度李抱真使林詐降武僊林至榮曰是未奉詔非降也武僊色動徵其說林曰天子之大夫宿城及登壇建國之日撫膺顧左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曾同表論列大夫天子覽表動容語使者曰朕前事誤追無及已朋友問失意尚可謝朕四海王毫芒失安可復念哉武僊曰僕虜將尚知有撫

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山東連天兵者五比戰勝
骨盡暴野雖勝與誰守令不憚歸國家與諸軍盟約虜性真不欲
曲在已朝廷能降恩滌蕩之僕首唱歸國不從者予以奉幸受

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行河朔不五旬可定其輕原
兵犯關德宗幸奉天京師問至諸將退軍李抱真將入澤潞田
悅說武俊與朱滔襲之林復說武俊曰令退軍前輜重後銳師
人心固不可圖也且戰勝而得地則利歸魏博喪師即成德
大場大夫本部易定滄趙四州何不先復故地武俊遂北馬首
皆田悅約林復說武俊曰大夫異拜豪族不合謀據中華且漢
心幽險王室強即藉大夫援之早即思有併天且河朔無異國
唯趙魏與燕爾今朱滔稱真則窺大夫冀州其兆已刑矣若滔

力制山東大夫須脩臣禮不從即為攻奪此時能臣滔乎武俊
投袂作邑曰二百年宗社我尚不臣誰能臣田舍漢由此計定
遂南通好抱真西連和烏燧興元初武俊削為誦授成德軍節
度使兼幽盧龍西道節度時先泚延用滔為偽皇太弟滔率幽
檀勁卒誘迴訖二千騎已圍具州數十日將絕白馬津南盜洛
都與泚合勢時李懷光及河中李希烈已陷大梁南通江漢李
納尚反齊田緒未為用李晟孤軍壁渭上天子羽書所制者天
下纔十二三海蕩折人心失歸林又說武俊與抱真合軍同救
魏博為武俊陳利害曰朱滔此行欲先平魏博更逢田悅被害
人心不安旬日不救魏具必下下而益甲數萬張孝忠見具魏
拔必臣誅滔三道建衡兼統迴訖長驅至此家族可得完耶若

閣下不利則招義軍保山河朔地盡入滯今乘其魏未下孝忠未附滯與昭義合軍破之如掇遺此計就即震聲關中京邑可坐復鑾輿反正公自勲業無二也武俊觀然許之

後唐周式在梁為鎮州王鎔判官光化三年秋梁祖將吞河朔乃親征鎮定縱其軍燔鎮之關城鎔謂賓佐日事急矣謀其所向式有口辨出見梁祖梁祖乘怒逆謂式日王令公朋附汾違盟爽信弊賦業已及此期於無捨式日胡公為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逆欲窮兵贖武天下其謂公梁河祖喜引式袂而慰之日前言戲之爾即送牛酒貨幣以犒軍式請鎔子昭祚及大將梁公孺李引規子各一人任質子汴梁祖以妻昭祚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一

新刊監本用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二

總錄部一百四十二

夢徵

周禮有六夢一日正夢二日噩夢三日思夢四日寤夢五日喜夢六日夢懼又詩云吉夢維何維熊維虺維虺又日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斯則夢之徵矣是知禍福無門在祥應而斯顯吉凶有象考慮實之彌彰按漢書藝文志云衆一而夢為大所以黃帝悟吹塵而得風后唐堯感白帝而獲臯陶湯占鼎而遇賢高宗求野而得相周文享甚齡壽孔子識其云亡至於晉霸得天楚傷中月曹因社威鄭以蘭生叔孫之得監牛簡子之聽廣樂夢徵所至於焉可知

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埃背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群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事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者也哉夫千鈞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群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

堯為天子夢白帝遺吾馬啄子臯陶母升高丘睹上有白雲如虎惑已而先臯堯聘索壯母問之如堯言徵與語明於刑法商蕩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目拆為和味俎者割載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文以幣聘之有莘之君番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有莘嫁女於湯以摯為勝臣至毫乃負鼎抱俎見湯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勞

高宗夢傳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周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大如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關間梓化為松百棫柞寤皦以告文王文王

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帝天也文王曰汝以為何也

武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兩三焉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

安樂延年與汝三者明傳業於汝汝受而成之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

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曰虞以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命之曰虞成王封之於唐

弭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色虎爪執鉞立于西阿之下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兩門公拜稽首覓召史蹤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辱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舟之僑告其族曰衆謂弭不久吾乃今知之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已何廖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龍焉曰服小國教大國襲焉曰誅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為逆命今嘉其命侈心展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吾不忍俟也將行以其族適進六年弭乃亡

秦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寐乃言夢見上帝上帝謂天也上帝命穆

公平晉亂史書而歲之府府藏書之處而後世皆曰上天穆公

晉文公救宋次於城濮晉文侯夢與楚子搏搏子搏楚子伏已而

監其腦監建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其柔之矣

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地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

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將與晉戰夢河神謂已曰昇余

余賜汝孟諸也糜子玉不與而戰敗子玉楚大夫

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而已笑拊手而欲盾卜之

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其惡非君之身乃君之子然亦君

之咎至趙朔被殺下宮及趙武而復鞍之戰晉韓厥夢子與厥父

謂已曰且避左右故中御而從楚侯邠侯曰射其御者君子也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右斃於

車中

趙嬰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汝使問請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

既而告其人自告負伯從之曰神福人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

亡乎以得放遣其福祭之之明日而亡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厲鬼也趙氏之先祖也

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怨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

又壞手公竟召桑田巫桑田晉邑巫言如夢巫云鬼怒如公所夢公曰何如曰

不食新矣言公不得及食新矣公候病求醫於秦春伯使鑿緩為之緩鑿名為

猶治也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烏逃之其一

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育隔也心下為膏鑿至日疾不可為也在

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烏不可為也達公

良鑿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公欲麥使甸人獻麥將食

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

遂以為殉

呂騎夢射用中之退入於泥呂騎魏騎晉大夫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

尊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自

入泥亦死象及戰射其王中目王召養田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

項伏弋弋衣以一矢復命

聲伯夢涉垣垣水出及即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縣入青水或與已瓊瑰食之瓊瑰珠也

食珠玉含象泣而為瓊瑰盈其懷淚下化為珠下滿其懷從而歌之日濟洹之

水贈我以瓊瑰歸乎瓊瑰盈吾懷乎從就也夢中懼不敢占也還為此歌

自鄭至於狸脹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占也今衆繁而從余敢

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繁猶多也傳戒數占夢

荀吳師師滅陸渾韓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宣子韓起文公

晉文公荀吳中行穆子

故使穆子帥師獻浮於文公敬以忘夢

齊侯代魯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所殺者

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載之奉之以走見梗楊之巫臯梗楊晉邑

也在太原臯巫名也夢年見之他日見諸通與之言同巫以夢也獻子與厲公誣巫曰今茲

王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訥

叔孫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壁嬀如之難奔齊庚宗魯地遇婦人使私

為食而宿焉適齊夢天壓也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樓深

目而猥喙踣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及反魯所宿庚宗之婦人獻

以雉獻穆子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

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踣之曰牛曰唯背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

豎豎官也傳言從夢未必及

衛侯殺渾良夫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規衛有觀在古昆吉氏之虛今濮陽城

中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昆吾之墟縣縣生之瓜縣縣瓜初生也良天言已

有以小成大之功若灰之生謂使衛侯得國余為渾良夫叫天無所辜本明當免三死而并數

一時之事為三罪殺公親筮之胥彌赦占之赦衛筮史曰不害與之邑寘

之而逃奔宋言衛侯無道不人不

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啟畜諸公宮未有立焉公卒

得夢啟北首而寢於盧門也已為鳥而集於其上味加於南門

尾加於桐門曰余夢羨必立乃得立

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

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

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公有疾之曰蘭死吾其死乎刈蘭而卒

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曰寡居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
群望有加而無瘳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
之名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
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問蓋也

鄭殺大夫良宵伯有也右鑄書之歲二月昭六年或夢伯有介而

行也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

馬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

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姜氏嬖人媼始生孟縶孔成子康叔謂

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丞鉏也元孟縶弟夢時元未生余使霸之孫圉與史荀相之

荀史朝子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荀與孔丞鉏之魯

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協合也晉韓宣子為政聘子

諸侯之歲在二媼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孔

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今着遇屯震下坎

又曰余尚立繫尚尅加之加善也遇屯坤下坎上北屯

以示史朝史朝曰元子又何疑焉周易曰成子曰非長之謂乎

言屯之元亨謂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善之長也孟非人也將不

列於宗不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嗣吉

何建建非嗣也嗣子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二卦皆云

謂再得屯卦皆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龍襲於夢武王

所用也弗從何為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下弱足者居則

偏若居其家不能行候王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僭會朝又焉得居

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破利居元利吉建故孔成子立灵公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

鄰有僚友者盟于清丘之社日有子無豫棄也二女自僖子使

助遠氏之造道副梓也遠氏之女為僖子副妾別居反自稷祥

宿於遠氏生盜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

字養也似雙生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敬轉宛旦而日食占諸史黑曰吾夢

如是今而日食何簡子夢遠與曰食會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

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之夢非日食之應故入郢必以庚辰

庚辰有變曰在神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庚辰吾入郢日月在神尾辰尾龍尾也周十月合朔於

辰辰而食庚午之日始有譎火勝今故弗克譎變氣也庚十月十九日去

辛亥朔四十一月災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

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

知入郢必吳大勝金者金為火妃食

在辛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宋元公將為魯昭公故如晉請納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

公服而相之平公元且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

父兄謂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灵獲保首領

以沒唯是楸柎所以籍幹者楸柎棺中各狀也請無及先君敬自

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耽宴群臣弗敢知耽近也降晏胃損親

近聲樂飲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慶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

之弗敢失墜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言必

不行祇宋公遂行已亥卒於曲棘

宋人圍曹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社宮社也而謀亡曹曹叔

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辰鋒曹始祖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

死爾聞公孫強為正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戈曹鄙人公

孫強好戈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

有寵使為司城以听政夢者之子乃行強言霸說於曹伯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代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

丘揖丘大城鍾邦梁國下邑縣西南有黍丘亭宋公將還褚師子肥子肥宋大

夫曹人詎之不行詎言也不行師待公之聞之怒命返之遂滅

曹執曹伯及司城強以歸殺之終曹之夢

楚靈王成章化之臺願為諸候落之大宰遂啟強未召魯昭公

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過楚也夢祖公祖

而行今襄公實祖軍其不行大服惠伯日行也先君未常遠楚

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遠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

如楚

齊景公田於吾宮夜猶早公坐睡夢有五大夫北面稱無罪公

覺召晏子告所夢公曰我其常殺無罪與晏子對曰昔先君靈

公田五大夫駭獸故并斷其頭壘之命曰五大夫立豈此耶命

人掘其壘處求之則五頭穴而存焉公嘉之命吏壘之也又景

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暴山公夢見二文夫立而怒其怒咸盛公

恐覓辟門召占夢者占夢者至公曰今夕吾夢二文夫立而怒

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見其狀識其名占夢者曰師過

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請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

詰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告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

詰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告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

詰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告占夢之言也公曰占夢之言曰

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今欲使人召祝史晏子付
有間對曰占夢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也是宋之先陽與伊
月曰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陽伊尹之貌
陽質質以長顏以髯允上豐下偃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
黑而短蓬而髯豐上而允下倭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
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唯宋
爾矣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平手宋景公不用終伐宋
晏子曰公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當進師以近過
非嬰之所知之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舍再鼓毀將殪公乃
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暹於門敬曰泰山其數乎梁木其懷乎

哲人其萎乎既而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類則吾將安

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做夫子曰將病也遂超而入

夫子曰賜爾未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作也殷

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

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

主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始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趙

武灵王十六年遊大陵他曰王夢見處女鼓而歌詩曰美人榮

榮兮顏若蒼少榮綦母遂曰陵召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綦母遂

命祿生遇基時人莫異日王飲酒樂教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

間之因夫人而納其女娃羸方言也娃美也孟姚也徐廣旦古

其女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曰娃

孝成王夢衣偏縈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史敢占之曰夢衣偏縈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其後三日韓上黨守馮亭降趙趙受之卒有長平之禍

秦始皇夢與海神聞如人狀乃令人入海膏捕鉅魚且而自以連弩使大魚出射之遂並音海西至平原津有病

漢文帝常夢歆天上不能進有一黃頭即推之上顧見其衣後穿覺之而漸臺見即鄧通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因而寵之

衛太子為江充所譖敗父之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百頭翁教臣

言是時上顧知太子惶恐無陀意乃大感寤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灵使公教我公

當遂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

昌邑王夢見青繩之矢積殿東西階王乃問龔遂對曰詩云營營青繩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綵言陛下察之終不改

帝立成為丞相奏罷祖宗廟在郡國者歲餘立成夢夢字下二字犯太祖廟諱上衡伐為丞相成帝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帝少弟楚

孝王亦夢焉帝詔問衡議歆復之衡深言不可

王莽夢長樂宮同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上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師古曰鑄鑿也音子全反又感

漢高廟神灵師古曰謂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師古曰

日提擲也斧壞戶牖師古曰桃湯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音徒計反

鞭鞭之也
緒赤色

令輕車校尉居其中又令中軍比壘居寢高

後漢公孫述將僭夢有人語之曰八么子系二十為其覺未

謂其妻曰雖貴而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况十二乎

王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勵後溺水死時年二十

餘史無
官

范式字目卿山陽金鄉人仕郡為公曹與汝南張邵字元伯為

友後元伯寢疾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挺屣而呼曰吾以

某日死某時矣永歸黃泉如未我忘豈能相及式竟而驚悲赴

之鄭玄詔徵不起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未年歲在

巳北齊劉畫高才不遇傳論法曰辰為龍巳為
蛇歲在龍蛇賢人嗟法以識合之蓋謂此也既寤以識合之

知命當之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鉅於官渡令其子譚遣

使通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周磐字伯堅為重令棄官還鄉里歲朝曾集諸生講論終日因

令其二子曰吾日者夢見先師東里先生與我講論於陰堂之

與既而長歎豈吾齒之盡乎某月望日無疾忽終

華松家本孤微其母夜夢兩伍伯夾門言司隸在此松果至司

隸蔡茂初為廣漢太守夢坐大極殿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

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

形象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中穗是中台之位也於字

禾失為秩維曰失乃所以得祿秩也袁戡有關君其補之旬月

而茂整為三公

張奧為武威太守其妻懷孕夢帶魚印緩登樓而歌許之占者

曰必將生男復臨茲邦命終此樓既而生子猛以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却邪商州兵圍之急猛耻見擒乃登樓自燒而死卒而占云

公孫讚為奮武將軍為袁紹所圍夢薊城推果敗焉

魏程昱少時嘗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亮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為吾復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後至衛射封安

卿候

管輅舉秀才吏部尚書何晏請之鄧颺在晏計晏請輅曰聞君著文神妙試為作一卦知位當至三公又又問建夢見青蛇數十頭來潭上驅之不肯去有何意故輅曰夫飛號天下賤鳥及

其在林食榘則懷我好音况輅心非草木盡不盡忠昔元愷也彌重筆宣茲惠和周公之翼成王坐而待旦故能流光六合萬國咸寧此乃履道体應非卜筮之所明也今君候位重神兵勢若雷電而懷德者鮮畏威者衆殆非小心翼翼多福之仁又臯者艮此天中之山相書謂臯之所在為天中臯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為位峻者顛輕毫者亡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衰之期是故山在地中曰謙雷在天上曰壯謙則裒多益寡壯則非履不履未有損已而不光大行非而不傷敗願君候上追文王六爻之一日下思履父象象之義然後三分可決青蠅可驅也颺曰此先生之常談輅答曰夫先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譚晏曰過歲更當相見

輅別傳載輅為何晏所請果有論易九事九事皆有晏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時節颺與也共坐颺言君易謂善易而論初不及易辭中義何故也輅尋聲達之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晏舍笑而贊之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請輅為卦輅稱引鑿戒晏謝之曰知我其神乎古人以為難交疏而吐其誠今人以為難居今一面如畫二難之道可謂明德惟聲詩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輅不邑舍其以此言語勇氏勇氏責輅言木功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勇大怒語輅狂悖歲朝西北大風塵埃滿天十余日聞晏颺皆誅然後勇氏乃服

太祖常夢三司馬同食一糟甚惡焉因為太子正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心預汝家事既而竟迂魏昇

司馬宣王師師平遼東迴至襄平夢明帝枕其膝曰視吾面倪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宣王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宣王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手詔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閣入視吾面宣王大遽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墨四百餘里

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床宣王流涕問疾明帝執宣王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認吾認死待君得相見無復所恨矣

蔣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五伯憔悴因辱不可復言今太廟兩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毋為白候厲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日夢為爾耳不足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廢也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疾氣強難感悟故自訢於母願重啟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甚備悉天明母重啟濟曰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大適適亦何太不一驗之濟

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見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言其事阿不具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見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夢二虎御雷公雷公若升枕枚著庭中爽惡之以問占者靈臺城馬訓曰憂兵訓退告其妻曰爽以兵亡不出旬日後為司馬宣王所誅

皇甫謐累徵不起夢至洛陽自廟出見車騎甚衆以物呈廟云誅大將軍曹爽寤而以告其邑人邑人曰君欲作曹人之夢乎朝無公孫強如何且爽兄弟典衆兵又權尚書事誰敢謀之謐曰爽無叔振鐸之請苟失天機則離矣何恃於強昔漢之閻頤倚母后之尊權國威命可謂至重矣閻人十九人一旦尸之况爽兄弟乎未幾爽果敗

鄧艾為征西將軍當伐蜀夢坐山上而有流水以問外虜護軍爰邵邵曰按易卦山上有水曰蹇蹇繇曰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曰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克蜀殆不還乎艾撫然不樂蜀閔羽為盪寇將軍督荊州事初出軍圍樊夢猪鬣其足語子平曰今年琴矣然不得還

魏延字文長為前軍軍師征西將軍諸葛亮出合口延為前鋒去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自敗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序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延後果為楊儀所殺

蔣琬為廣都長庶事不理先主欲加罪戮諸葛亮推琬有社稷之器乃不加罪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有角前流洳滂施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臯公字之衆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後至大司馬

何祗字君肅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過此祗笑云得此是也後為犍為太守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吳丁固初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宋壽占夢不失一

晉王濬為廣漢太守嘗夜夢懸三刀於其臥屋樑上涇史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為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則張引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為益州刺史

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猛獸自後斷其盤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盤囊者新獸頭也不作汝陰當汝南也果遷汝陰太守

郭鳴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在天今止下屋屋

之為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况
吾止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崖閣飲氣而卒

索統為即中避世悔跡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
令狐策夢立冰上與冰下人語統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陰陽
事也上如歸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在與下人語為陽
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
為婚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
烏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銳舍三周旦見松栢不知門處
統曰馬屬離為火火禍也人上山為凶字但見松栢墓門象也
不知門處為無門也三周三暮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
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統曰棺者戕也當有

京師貴人舉君二棺者頻再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
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未諧充
統曰虜去上中下牛男字夷狄陰數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
桶夢內中有一人著宋衣桶手把兩杖極打之統曰內中有人
肉字也肉赤色也兩杖著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
黃平問統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詳也
統曰馬者火也舞為火趙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
索綏夢東有二角書有大角朽敗小角有題常囊角佩一柱前
一在後統曰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諧一在前凶也一
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
功曹張邈常奉事諧州夜夢狼啖一脚統曰脚肉被啖為脚字

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統曰昔
入大學因一父老為主人其人無所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
統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命為西閣祭
酒統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
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文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
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曰致羊酒

張華為司空方晝臥忽夢見屋懷覺而惡之是夜難作被害陸
機為平原內史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征河間王顓夜夢黑幕
三重駭車機擘出不得明旦被殺其日大風拔木時人以為陸
氏之寃

戴祥為都水令史請急還鄉將赴洛夢神人謂之曰洛中當敗
人盡南渡後五年揚州必有天子洋信之遂不去既而皆如其
夢王敦為大將軍舉兵向建業至姑熟明帝陰察敦營壘敦正
晝寢夢曰還其城驚起曰必黃鬚鮮卑奴未也帝母荀氏燕伐
人帝收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敦初殺刀協後始病夢白
大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協乘輅車道從瞑目令左右執之俄而
敦死

楊雄為春陵令王敦作亂起兵禦之為敦所執執將釋之衆人
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柱內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
傍有斤吾其戮乎尋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惋

張茂為吳國內史沉亮之反也茂與三子並遇害茂弟益為周
禮將軍亮討札益又死之贈茂大僕茂少時夢得大象以問占

夢萬惟推曰君當為大郎而不善也問其故推曰象者大戟獸者守也故知當大郎然象以齒焚為人所言果如其言

王導子悅為中書侍郎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前為祈禱者備矣尋掘地得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歲閉及悅疾篤導憂念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壯甚偉披甲持刀導問君是何人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來爾公忽復憂困求食遂敢數升食畢毅然謂導曰中書患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溫嶠為驃騎武昌至牛渚磯水深不可測云其下多怪嶠遂燬犀角而照之須臾見水水族萬品其夜夢人謂嶠曰與君出明道隅何意相照嶠惡之呼中風至鎮旬日而卒

陶侃為廣州夢有司馬與侃鏡者長史陳協以為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扞禦之器節下當進位俄而平南將軍又嘗夢生八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已登其八唯一門不得入闔者以杖擊之因墜地折其左翼及寤左腋猶痛及督都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窺之志每思折翼之祥白柳而止

羅含字君章少有志尚嘗晝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起驚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才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後至長沙相中散大夫

王珣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有文手筆事俄而孝武哀 謚皆珣所草

謝安為太保有疾因帳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

六里止今十六年矣白雞王酉今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乎乃上疏遜位俄卒

王恭為安北將軍鎮京口舉兵以討司馬尚之王愉為名司馬劉牢之諫不夢而恭夢牢之坐其處且謂牢之曰事平以鄉為北府牢之後叛恭誅果代恭位

劉敬宣牢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投藝過之孫思之亂隨父征討所尚有功為元顯從事中郎又為桓玄證議叅軍牢之散與廣陵相高雅之俱奔慕容超夢丸土而服之既覺喜日丸者桓也丸既吞矣我當復本土也旬日而玄敗遂與司馬休之還京師

謝橘為臨川太守無寢輒夢聞鼓吹有人為其占以曰君不得生鼓吹當死鼓吹爾擒擊社殺戰殺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前劉趙曜咸和三年曜夢三人金面丹唇東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跡旦召公卿以下議之朝臣咸賀以為去祥惟大史令任義進曰三者歷運統之極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今為兌位襄洛也唇丹不言事之畢也逡巡揖讓退舍之道也為之拜者屈伏於人也屈跡而行慎不出疆也東井情分也五車趙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喪師留敗趙而防之曜大懼於是躬親二郊飾繕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罪死已下復百姓租稅之半既而曜戰為石勒所擒

後趙石虎晝寢永安宮夢群羊從東北負魚而未鄴東北土高丈餘木斗滿其上寢而問佛圖澄澄曰此不祥也鮮必其有中

原乎其後果驗

源張駿有疾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言更九日當有嘉問遂經九日而卒

西涼李士業之將敗也有敦惶父老令狐熾夢白頭公依帖而謂熾曰南風動吹長木胡桐權不中轂言訖忽然不見士業小字桐權至是卒

前秦苻健字建業洪弟三子初母姜氏夢大熊而孕之

君容納直言信用正諫或有寵而必棄或臨事而不行或營構而体工或畋遊而罷得意順流轉規之旨獲享國永年之運垂於世也不亦美乎

秦始皇為秦王九年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

文王有廷母太后之心恐諸侯聞之田此背秦也秦王乃迎太

后於雍而入咸陽

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勸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元直使敗復成安業社稷使

妾母子復相見者茅君之力

後居甘泉宮

咸陽宮兩宮也

具大帝以建安二十年征合肥卒輕騎將吐突敵長史統諫曰此乃偏將之任願柳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帝納玄言而止明年將復出軍統又諫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為尚書僕射嘉和中公孫淵降吳而復叛帝甚怒欲自親

征綜上疏諫時群臣多諫帝遂不行

又選曹尚書陸瑁上疏諫帝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

遂不行又上大將軍陸遜上疏諫帝納用焉

張休為右弼都尉帝常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常大善之潘濬為少府帝數射雉濬諫帝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

冊府元龜
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絃絕括破
皆熊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撒壞
之帝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劉基為大農帝勸宴之未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帝去翻起
坐帝於是大怒手斂斂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唯基起抱帝諫
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帝曰曹孟德
尚殺孔文舉狐於虞翻有何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
今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
帝因敕左右自今酒后言殺者不得殺

宋高祖初平閣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
遣出

後涼呂光討西域進攻龜茲城夜夢金象飛越城外光曰此謂佛
神去去胡必亡矣

南燕慕容德初迎其兄子超於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
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
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大
赦境內子為父後者人爵二級其月死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三

總錄部

一百四十三

徵夢第二

宋劉穆之為琅邪主簿嘗夢與高祖俱汎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峯萼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京城問向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即馳信召焉後至左射僕高林字秀林其先高麗人母常襖襖泗濱臥遇見一石光彩即潤遂持以歸是夜夢見一人衣冠若先者謂曰夫人向所持來石是浮磬之精爾君受之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乃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智略從文帝累有戰功位

至開府儀同三司

何點累徵不起少時常患渴經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僧建講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掬夢中服而差

孔凱行會稽郡事起兵及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凱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

薛安都征關陝至白口夢仰頭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元凶弒逆其祖舉兵安都歎曰昔夢天門乃中興之象邪

王玄謨為寧朔將軍北征兵敗輔國將軍蕭斌將斬之夢人告之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竟誦之得千遍明日將行誦之不輟忽傳手停刑

沈慶之嘗夢引鹵簿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曰鹵簿故是富貴入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不在今主後為侍中大尉年八十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因謂人曰孝子今年不免兩匹之徵咸獻其說在牧圉之賤並渴其誠而况於在庭師師之臣有位濟濟之士熟不盡忠而效智哉

秦李斯初入秦拜為卿客會韓入鄭國來間秦以作涇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事來秦者大抵為其主游說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吳大帝初為吳侯建安五年五十二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

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帝延見
郡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
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
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掩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
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松江無有步兵水陸齊下此為長江之險
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周
瑜曰不然操雖託於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無
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
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
軍籌之今使壯士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強場又能
與我交勝負於船楫可乎今此土既未乎安加馬超韓遂向有

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鞏馬校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
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
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背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
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帝曰老賊欲
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俱數雄已滅惟孤尚
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
帝授刀破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
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名恐攝
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
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示極七八萬耳

汪穢明能普獨猶復紆已乞言降情該通高峇獄收下聽輿臺
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慕承丕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
邃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先而口柔

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
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智周政術心諫治體救民
俗之疾若辯禁網之踈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已聽
受繹善而行庶深鑒物情貞我王度

至德四年正月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冊
舉以淹滯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
不承鴻緒未明虛己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謇諤
採其默語王公已下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皂一介有能
片言可用朕親加聽鑒佇茲啟沃

北齊文宣帝即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謬
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無百姓者必當寵以榮
祿待以不次

孝昭帝即位詔謇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庚寅制曰西漢已來日蝕
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時病建達物情用緝
國章以奉天誡朕每思逆耳罔忌觸鱗將洽政經庶開言路况
茲謫見當有咎徵其在例郡辟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
六合之旄昌毗予一人永昌皇極

二年詔曰傍木求規集囊貢事將禋禮道豈限側言應內外文
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極言得失

納諫

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後從諫則聖則知君以虛受為德臣以盡

卽為忠有國之謀猷立身之模範何莫由斯者也觀夫潤位之
揚州議曹從事史

鍾嶸南齊永元末除司徒從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服
給噪乃言曰永元肇亂坐筭天爵勲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
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卽將填街服既纓組尚
為臧獲之事職唯黃散躬履異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
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
除以懲僥倖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
僞雜倉楚應在緩撫正宜嚴苞祿力絕其訪正直乞虛號而已
謹竭愚忠不血衆口勅付尚書行之

北齊神武時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
為為請神武曰我為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出暹而謂陳元
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
止五百因歷陞并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
杖父子尚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
乃捨之

揚休之為度支尚書孝昭帝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答
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民患為致治之先帝深約之閉創
之期濟經綸之業自非開寬明懷之納義烈之士察其心腑鑒
彼邪正則何以聞讒間之辭不以价意解就擒之虜咨以良策
得訛言而撫慰用逆黨之才能蓋上能以誠信自持下下則感
待遇之過望為之禦侮罔避艱難雖不能渾一匡宇大庇倉默

而君臣之際亦可詠矣

蜀先生初見諸葛亮與亮情好曰密閉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而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關飛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先生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息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難

吳孫策與大史慈於神亭戰慈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咨文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黨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慰安集恐不合尊意策

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策又謂慈曰聞鄉昔為大守劫州章赴文舉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知事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射鈎斬祐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已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光階尺木者也策又曰劉牧往責而為袁氏攻廬江其意破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進在攻路許孤至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素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勢事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尊臣節自棄作邪借事諫之不從丈夫義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相論辨今兒子

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衣隨之否卿則州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

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
似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茲
曰茲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生以死
期於尺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
還也策曰明日中望君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子義慈字青
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
影日中而茲至

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及晉
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異斯言之不妄爾
至是見殺實以肥盛土加於腹焉

沈初明為御史中丞元帝江陵平遷長安元魏太祖授儀同三
甚禮待之初明恐元魏愛其才文常閉門却掃無所交游時有
文章隨即毀棄不令流布常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為表奏之陳
已思歸之意奏訖其夜初明夢見有官禁之所兵衛甚嚴之明
便以情事陳訴聞其人言甚不惜放卿幾曰可至若一月內見
闕出此恐不復由我寤而意之當時以為悅忽十餘日便有命
放還與王克等並得東歸

陰子春嘗為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臨海神廟當
坐棟上有一大蛇入於海水尔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
見若破壞宅舍既無所托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
知神念毀廟因辨牲醑立宇祠之數月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
厚惠當以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昫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梁

武以為南青州刺史

王僧辯為征討都督討侯景進師潯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以助天子討賊自称征討大將軍並乘朱舫俄而反日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

陳章昭達以功授鎮前將軍初世祖常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醮世祖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

徐陵母藏氏常夢五色雲化而為鳳集左肩上已而誕凌焉凌至太子少傅

鄭灼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常夢夢與皇侃遇於塗侃謂灼曰鄭郎開曰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

禮愈進

後魏秦明主翰曾孫鎮為都牧尚書禎子端初端母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賜汝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噬者曰大吉未幾而生端禎以為協夢故名端字天賜位大中大夫卒贈大帝卿

濟陰王欝長子弼以世嫡應襲為季父所奪初弼嘗夢人謂之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紹遠也果如其言

任城王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至北邙遂幸洪地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述懷高祖曰朕昨夜夢一老翁頭髮皓白正理衣冠拜立路左朕恠而問之自云晉侍中稽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澄對曰晉世之亂稽紹以身衛主殞命御

側亦是晉之忠臣比干遭紂見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人俱死於王事墳塋并在於道周然陛下從御瀍洛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希息而感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樹揚忠懿比干稽紹皆古是之誠烈朕務濃比干禮畧稽康紹情亦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是求其兆域遣使弔

中山王熙未誅前夢人告之曰任城王當死死後二日外居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任城第舍四面墻水無遺堵焉熙惡之寃而以告所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期夢

李憲為揚州刺史於蕭宗孝昌二年十月表云門下督周伏興以去七月患假還家至十一日夜夢渡淝水行至草堂寺南遙

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籠冠六人從後興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興何人興對曰李公門下督暫使硤石其人語與君可迴我是孝文皇帝中書舍人遣語李憲勿憂堰比月破矣興行兩步錄興姓字令興速白興寤曉遂還城具言夢狀七月二十七

日堰破

元順為左僕射介朱榮之奉莊帝召百悉官至可陰素聞順數諫靜昔其亮直謂朱端曰可語元僕射但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言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為陵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尸止有書數千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連裂裳覆之莊帝還宮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遷莊帝恠其聲散偉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

一不可周瞻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特贈絹百疋余不得
為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烈初莊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
從西北直來觸東南上日月俱破復自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
清務解便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曰尋見莊帝從
閭闔門入登大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帝唯順集
書省步郎西槐樹下脫衣冠卧既寤告元暉業曰吾昨夜夢於
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雲氣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
有北敵以亂京師宮二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
衆星百官象也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為
鬪骸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
夢其兒為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
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何者我夢卧
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
乃得三公贈爾皆如其夢

酈範幼為青州刺史加冠軍將軍還為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
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京口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
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進云豪甚於齊矣下使君臨撫東秦
道光海岱必當重收全齊再祿營兵矣範笑而答曰吾將為卿
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崔浩為司徒真君十一年被誅浩初構害李順基明已成夜夢
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弟
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弋擊之悉投何寢而惡之以告

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焚人暴之極也階亂非禍復之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向爾其猶可僕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畜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至是族而

李元中為侍中領衛尉卒元忠將士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師占大吉此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言馬敬德天統初除國子監博士太武為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為侍講其妻猛夢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趨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趨棘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人壯齊崔季舒為左光祿大夫妻晝魔寤云見人長一丈遍體黑毛歆來逼已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俄被誅

張亮字伯德拜大中大夫節琬常夢於山中挂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字也君其為幽州刺史乎果然

寶泰母初夢風雷暴起若有雨壯出庭觀之見電光奪日驟雨霑洒寤而驚汗遂有振暮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

後主夜夢黑衣貴人迭相驅逐乃向之拜後築西鄙諸城為羗丘鼓操凌之多作衣黑人共相執縛親率內參臨拒或實鬻弓射人自晉陽東巡軍馬持馳驚前不得有人解髮散而歸

後周高琳母嘗夢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即潤遂持以歸是夜夢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將來之石是浮

田府元龜
磬之精若能宝持必生令子其母夢寤便舉身流汗已而有娠
乃生琳後至大將軍

隋衛王爽討突厥明年徵為納言高祖甚重之未幾寢疾上使
巫者薛崇宗視之云衆鬼為厲爽令左右驅逐之居數日有鬼
物來擊崇宗崇宗走下階而斃其日爽夢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
自天而降云是天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聞蕭妃在
并州有娠迎至大興宮之客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
中號大曹王

唐裴寂字玄真蒲州人初仕隋為左親衛家貧無以自業每徒
步詣京師經華岳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敢修誠謁神之有靈
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吉夢再拜而去夜夢曰頭翁謂寂
曰卿年三十已後方可謂志終當位及人臣爾至武德中為司
空

徐慶太宗時為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忽夢已化
為羊為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問曰汝夜有夢否典
云夢公為羊某屠之由是慶不食羊則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
州司馬時典已任大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慶
應接黃公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押獄慶流涕謂
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丞引之

李嶠趙州贊皇人為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是漸有學
業弱冠舉進士後歷中書令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為中書令景雲中坐事徙領外與尚書左丞盧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異寬宥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自以為鏡者明象吾當為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申申退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為立見金此非吉徵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君之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即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焉後至國子博士

張鷟字文成聰鷟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於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鷟鷟也為鳳之佐吾兒當文章以瑞於朝庭因以為名字後終於司門員外

郎

韋溫為宣歙觀察使瘍生於首謂爰輩張復魯曰予任校書郎時夢三黃衣人賞符來追及滄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切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決矣明日卒

史思明叛逆將為其下所殺其夜思明夢而覺據宋惆悵思明好伶人請食掌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怨之及此問其故思明曰吾見夢向水中沙上有群鹿吾逐鹿及渡水而至沙上鹿死水盡言畢如側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與命俱盡矣是夕思明為朝義所殺

劉沔初為忠武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為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掌傷重卧草中日黑不知歸路昏然

而睡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
朗然有雙光在前後歷振武河東義成鄭滑節度使以太子太
保致仕卒

杜牧為中書舍人得病掌夢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曰皎
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其年以疾終

劉仁恭為幽州節度使仁恭微時曾夢佛幡于手脂飛出或占
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幡之貴後如其夢

晉李專美字翊商京兆人後唐末帝鎮鳳翔專美為記室在岐
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為端明殿學士與李松同列而
班在其上以所夢告松且曰某非德非勲可久在此秩居吾子
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

馬重績為司天鑿夢浙崑崙山與上仙語其曰覺具迹其事夜
未央無病而卒

趙莹字玄暉華陰人解褐為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
陝州會莊宗代蜀會延孝為騎將將至留莹監修金天神祠功
既集忽夢神召於前庭待以優禮謂莹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
愛因遺一斂一笏覺而該異後為中書令出中晉昌節度移鎮
華州入為開府尹復相位加引文館大學士

崔稅為大帝卿嘗自話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
人計地理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當更進三十八有里
復行如所言二人偕止之俄而驚覺稅常試是夢以為定命之
限故六十有七請退明年果終焉

李郁為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豈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曰嘗聞棗自重來呼鬼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

李周為權開封五將卒夢焚旌旗與鎧甲由是歎息有歸休之意三上章不得謝年七十四卒帝聞其忠慎廉潔無積財歎息久之

馬裔孫後唐明宗朝為潞王河中從事天成中嘗計事赴闕宿於邏店其地有上邏神祠夜夢神人見召待以優禮手授二軍其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潞王即位以裔孫為翰林學士孫以為契筆之兆旋知貢事自謂曰此二筆之畢應也及拜平平章事上事中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孫始寤宜數有分定也

周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後至宰相罷為太子太傅卒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一夕夢割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澆之又睹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因取而吞之及寤心意豁自是文性甚高後為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徐台符為兵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與太子太傅李崧為執友崧為蘇廷吉史筆所構誅乾祐三年秋夢崧謂曰子之冤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之誅並梟首於市當崧所誅之地

趙上交仕晉為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禦契周於澶淵上交

冊府元龜
從行忽中夜夢有一女子為人設筮上交問曰此行主上御風
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
也俄見女子袒衣身有金甲類將軍之狀上交駭而悞以告同
列咸曰此真異夢可不輕為占測當共志之時虜去駕還俱不
以是日及十二年正月朔日契丹至浚北郊百官素服序列以
候之虜長被孤來跨馬駐層阜之上令百官去縞具常服謂曰
爾輩無懼吾一人也因開襟示所探之甲且云我昨來特製此
為南討也蓋虜情多忌當欲明其有備爾時上交為御史中丞
首引百官見其事具省前夢退謂舊同列曰虜生此方稟陰氣
女子象通下筮者以多筭也此日乃明其應乎及契丹北還果
以十七日也

學濤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漢隱帝乾祐元年三月
免歸私第初濤於是月中書閣內寢夢廳事如新嚴飭張陳供
且郡吏趨走言迎新宰相帶諸司事既寤心異之題記于柱至
二十八日罷免尋除楊邠為相帶樞密使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四

總錄部 一百四十四

謠言

古者命輶軒之使巡萬國未異言靡不異載以為奏籍王者所

以觀風俗之得失以考政也國風雅訟由是生焉春秀以來乃

有婉孌總角之謠傳於閭巷皆成章協律著禍福之先兆為尋

叅驗信而有徵洪範傳曰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是之謂也晉

獻公魯僖五年八月代號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

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子之辰龍尾伏辰初服振振取

號之旂初音初又七均多振音之人多龍尾尾星鷄之賁賁天

策燭火中成軍號公其奔賁音奔燭音火星也賁鳥星之

焯無光曜也言丙子平巨
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
卜偃曰其九月十二月之交乎丙子

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滅號號公

醜奔京師周十一月

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申生故改

葬之惠公丞於獻公夫人賈君故申國人誦之曰貞之無報孰

生臭達於外不為魚禮者所葬

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正也謂公欲以正義故葬世子而不獲

真為不聽以正葬之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幸生刑法也言

居位微命將傾傾危也威兮懷兮威畏也言

幸而生命將傾傾危也威兮懷兮懷畏也言

人畏惠公各駭爾有以待所歸兮倚兮之哀兮違兮倚嘆也違

思重耳心欲去其上安土歲之二十七其靡有微兮二七十四歲後也靡

重遷故心哀也歲之二十七其靡有微兮無也無有微微者亦

亡謂子若懼公子吾是之依兮謂重鎮撫國家為王妃兮信重

圍也伯諸侯郭偃曰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共君以為榮也而惡滋

章夫人美於中必播其外而越於民實載之美善也播布也越

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必也或知之十四年君之家嗣其替

乎冢嗣太子其數告於民也數謂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

民矣魄刑若入必伯諸侯見天子其火耿於民也耿昭數言之紀

也誦言者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道也光明之曜也紀言以

叙之迹意以導守之明曜以民不至何待欲先導守者乎乎

耳道引者可時又童謠曰恭太子更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曰

迺在其兄其後惠公與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
之更立身兄重耳是為文公遂伯諸侯
魯成文之世童謠曰鸚之鷓之公出入之鸛鷓之羽公在外野

往饋之馬鸚鵡踈踈公在乾侯乾侯在魏郡斥兵縣徵寒與

襦微永也鸚鵡之巢遠哉搖搖安之見稠父喪勞宋父以驕讀

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於下坐至君位故曰以驕鸚鵡鸚鵡

往歌來哭昭謂公生昭出死乃以喪歸之至昭公時有鸚鵡來巢公攻季氏敗

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歸葬魯昭公名稠公子宋立

是為定公

漢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龜煙灌玉堂流金門至成帝建始

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井泉稍上溢出南流象春秋時先有鸚

鵡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陰也龜煙陽也玉堂金門至尊

之居衆陰盛而滅陽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

年至成帝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之時又童謠曰燕燕尾延

延延延光澤兒也音徒見張公子時相見木門蒼琅琅燕飛來啄皇孫皇

孫死燕啄矢其後帝為微出行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

侯家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涎涎美

好貌也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未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鑊門之鋪

鑊也銅色青故曰食良銷首御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

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

啄矢者也是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

實黃爵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

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爵巢其顛也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奏罷汝南鴻隙陂後常枯旱郡中追怨

方進章謠曰懷陂誰翟子威鼓我豆食羹等魁言田無澆灌不生杭稻又無黍

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
飯也羹魁者以等根為羹也 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西黃鵠

託言有神
來告之 至後漢陂果復

王奔未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郡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
可上地上安得人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為天子
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郡山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
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為大司兵乎定河北更始大臣並專權故
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為赤眉所殺世祖自河興壯

光武建武初屬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
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自五銖漢家貨明當
復漢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順帝即
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為己功專國號令以贍
其私大尉李固以為清河王雅性聰敏敦禮閱書加又屬親立
長則順置苦善則固而冀建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即至
尊固因是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鄉侯司徒趙
戒尉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桓帝初之天下童謠曰小麦青青大麦枯誰當獲者婦與姑文
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諸為諸軍鼓寵胡元熹中涼州
諸羗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抄三輔延及并冀大為民害命將
出衆每戰常負中國益發甲卒麥多委弃但有婦女獲刈之也
吏買馬君具車者言調發者及有秩者也請為諸君鼓寵胡者

不敢公言私咽語

建和初京師童謠曰城上鳥尾畢逋公為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媿女工數錢以錢為寶金為堂戶上慙慙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為政者貪也城上鳥尾畢逋者處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蠻夷將叛逆父既為軍吏其子又為卒徒往擊之者也一徒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死後又追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與班班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媿女工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者靈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為堂也戶上慙慙春黃梁者言永樂雖積金錢慙慙常若不足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者言永

昌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諂順怒而止我也又京都童謠曰游乎賣印自有平不避豪賢其大姓案延熹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寶貴人代為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校尉及太后攝政為大將軍與大傅陳蕃合心戮力唯德是建印緩加所減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至末年京都童謠曰第田一項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今年尚可後年饒風苦通案易云作淡曰援茅連茹以其彙征吉茅喻郡矣也井法也于時中常侍管霸蘇康檣疾海內英哲與長沙少府劉翊大常許誅尚書柳分袁凶私書柳分權豪之儻為范滂所奏尋穆史伶伶後亦為司隸應邵曰伶馬司隸唐珍等作唇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穎南陽上采虛蒼專

作威福其陵有南北二部三輔尤甚由是傳考黃門北寺如見廢閣茅田一項者言郡賢衆多也中有井者言雖泥窮不失其法度也四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匿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安飲歌乎而已也今言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者陳實被誅天下大懷又京都童謠曰白盖小車何延延間來合偕案解瀆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劉昭案郡國志饒陽本屬涿後屬安平靈帝之縣也安欽居無幾河而桓帝終使者迎解瀆侯皆自盖車從河間來延延衆親也是時御史劉條建議立靈帝以條為侍中中常侍侯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已自拜條泰山太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其茅郤致位司徒此為合偕靈帝時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息董逃整事騎董逃垂欲發董逃以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官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曰夜絕董逃心摧傷董逃案董謂董草也言雖跋扈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於族也

未年京都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印案中平六年史侯登攝至真未有爵號為中常侍段珪等數十人所執公卿百官尾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非王上北印者也英雄記曰京都謠歌咸言何臘叢進獻臘日生也風俗通曰烏臘鳥案逆官董草逆民窮極惡閩東舉兵共欲誅之輔相顧望英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善烏臘蟲相隨橫取之獻帝踐詐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苗青青十日一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一卜為卓

凡別字之休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

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魏齊王正始八年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謀專擅朝政時人為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

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霸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陵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諸葛恪大傅荆揚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及為孫峻所殺先是
有童謠曰諸葛恪蘆蓆單衣負鈞落於河相永成子闍成子闍
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鈞落
者校鄣東帶世謂之鈞帶及恪死果葦蓆裹其身而負束其
腰投之此岡

廢帝進興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城郡中
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城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而逃明也
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
鱗介思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景帝永安二年將守督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
鋤司馬 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或曳一匹練
有頃沒後四年而蜀亡六年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
歸後主將徒都武昌時有童謠云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鋤
司馬如之謂也後主將徒都武昌時有昌謠云寧飲建業水不
食武昌原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民沂沔供給咸怨毒焉

晉武帝將平吳童謠曰阿童復阿童御力浮渡江不畏岸上虎

但畏水中龍羊又在荊州聞之日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爾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祐知其可任濬又小子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為順流之後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濬先定秣陵

大康中平吳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鷄鳴不附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案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武帝來年京洛為折陽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陽貴盛而被族滅楊太后廢黜幽死宮

中折楊柳之應也

三楊謂楊駿兄弟駿武帝楊后之父也

惠帝永熙年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曰沙遙望魯國何嗟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吟啣此至來年纏汝夏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沙門太子小名魯賈謚國也言賈后将與謚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讒咀爵豪賢以城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是時天下尚農通著大彰曰童謠曰屠蘇鄣曰覆兩耳當時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

成鄆西藩河間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在閩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畜輔政居于宮

西又有無君心故曰登城者也太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瑯琊汝南西南損彭城同至

江東而瑯琊嗣統為元帝

齊王固為大司馬專朝政有童謠曰著布袒腹為齊持服俄而固誅

長沙王乂武帝第六子既誅齊王乃為大督督以執朝政時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為

東海王所殺如謠言焉

東海王越高密三泰之次子也迎惠帝還都洛陽為太傅錄尚

書時落中有童謠曰大鼠長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狗晞將

破及桑又謠曰元起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棋為苟作由是曰惡

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王浚自彭祖為由州牧將僭號重謠曰十囊五囊入棗即棗嵩

浚之子婿也浚聞責嵩而不能罪之又謠曰幽州城門似歲火

中伏尸王彭祖浚後為右勒所殺愍帝見興初有童謠曰天子

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

帝降劉曜曜營實在城東豆田壁又江南謠歌曰旬如白坑破

合集持作魮揚州破換吳興復甄數案白者普行噐坑有口屬

瓮瓦質剛亦金之數也旬而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懷

也合集持作魮者元帝鳩集遺餘以王社稷未能尅復中原但

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王敦作逆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相守持月餘日楚燒城邑井煙水刊矣鳳等敗退沈亮將其黨還吾興官軍踵之躡籍郡縣亮父子授首黨與諸者以百數此所謂之揚州破擾敗吳興覆甃甃瓦器又小於無甃也

明帝大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隳石自破及明帝終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於石頭御善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死石峻第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諸公所破復隳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咸康初河北謠曰交入土殺石虎是歲為冉閔所殺又童謠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官車晏駕

庾亮為征西將軍開府假節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宮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楊州白馬牽流後連徵不入及夢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謠曰

穆帝升平中童兒輦忽歌於道曰阿子開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升平末倍聞又忽作庶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庶者臨也歌云白門庶宮廷庶內外悉臨國家共大諱平少時而穆帝晏駕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邨得久和公入石頭升下徒跣走朝廷聞之而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失是升平五年五穆帝晏駕不滿斗謂謂不至十年也無聊生謂哀帝尋晏駕也後桓溫入朝不聽廢海西公

海西公大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絲疆汝非皇太子
子剛得其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邑明
以紫間朱也海西尋廢其三子並非公之子縊以馬疆死者
明日南方獻其露烏大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馬種小麥
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謠言又海西公初
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
成龍子其敬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輿內侍
接生子以為己子

孝武帝大元末點中謠曰黃鵠鷄莫非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
被拉襪棲尋以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故言拉
颯柄也王恭為平北將軍青窰二州刺史假節鎮兗口舉兵諫

王國寶百姓謠言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
捨龍候隴喝京口敗復敗識者青食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
食麥麩麩鹿穢其精也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
之也捨隴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
都又大行欬疾而候並唱烏又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
兒欲作賊阿公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德金刀
作蕃杆黃字上恭子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而謠言者烏桓石
民為西中即將荊州刺史鎮水百姓忽歌黃曇子其曲曰黃曇
矣楊州大佛未上明頌之而桓還石民死王枕為荊州黃曇子
乃是王枕字也枕小字佛大是佛未上明也
庾楷為西中即將豫州刺史段節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

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為玄所誅
殷中堪為威振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時童謠曰並龍目
繩縛腹殷當復未絕而重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桓玄初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鎮荊州及將僭亂有意謠云長
于巷巷長于今年殺即君後年斬諸桓甚凶逃符會如此即君
謂元显已又玄時民謠言征鍾落地桓并征征鍾至穢之服桓
四体之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鍾之廁歌謠下体之詠民口也
而玄落地墜地之祥并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显為時中驃騎大將軍開府以惣朝政時民謠詩云當
有十一口當為兵所傷木亘當北渡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既
以剋疊疊今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作作多行于世益

類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字也桓氏當悉走入閔
落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剗也唱義諸公皆多姓劉疊疊美盛見
也安帝隆安百姓忽作懊懣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
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其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誅之女宮及
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歐越北流淮西人皆有獲
故言是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
腹鳥啄桓玄曰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湖烏義
熙初童謠曰家家養盧化成荻盧生不止自成其積其時官義
盧龍寵以金紫奉以明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壞我好音舉兵
內伐遂成儲敵也盧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
如草木以成積也盧龍據廣州人為之謠曰盧生漫漫竟天半

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又小兒相逢於通
輒舉其兩手盧健健次日鬪歎末曰翁年老當時莫知曰所謂
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寇其欲官
鬪鬪歎之也應其時復有謠曰言盧橙逐水流東風如忽起邠
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盧循小名
元龍也

前涼張實為涼州刺史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
秦之人死者十八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股唯有涼
州倚柱觀至是謠曰驗矣
張茂為涼州牧州大姓賈摹實之妻弟也勢傾西土先是謠言
手莫頭啻涼州茂以為信誘曰殺之於是豪右屏迹威行涼撼
長駿將立為梁王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

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

前秦苻洪略陽臨謂氏人父懷歸部小兒師先是隴石大雨百
姓若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固名其子曰洪

苻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
女為公問在何所落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弟在
落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
遵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
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壞之

有堅初威燕慕容冲之悌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 色堅納之
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
之曰鳴復一雄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

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何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食不食乃植梧竹數十萬株于阿房城待之冲小字鳳凰終為堅賊入阿房城焉又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解卑為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果歲在癸未堅將南伐有謠云堅不出項聖南伐郡臣勤堅停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為晉師所敗堅強盛時童謠曰阿堅連率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又謠曰河水青復符紹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半田并當滅秦識者以為魚半鮮也田斗卑也言滅秦者鮮卑也其郡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懷初為慕容冲所攻為姚長所殺自死國滅慕容民鮮卑種也堅為冲所攻謠曰堅入天將

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寵曰脫如此言天或遭余今留汝無恧或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牧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冲城西為慕容冲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說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竟為養所害

符不鎮鄴為慕容所攻垂軍一饒甚多奔中山出異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鼓生當滅若百姓絕史垂也垂之本名也與不相持經年百姓死絕絕

後涼呂光初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誰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也遂相顛動復徙之于南何樂多

後燕慕容熙將滅先有童謠曰一東高兩頭然禿頭小兒未滅
燕稟字上有州下有木兩頭然則禾草俱盡而成高字高云文
名援小字禿頭拔三字而云季也熙竟而為雲所滅如謠言焉南
燕慕容德將自立先有謠言曰大風蓬敦揚塵埃八井三刀卒
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顛惟有惡人據三臺及慕容詳僭號中
山為後魏所沒德自鄴徙滑臺

八井三刀謂井州魏所都也

宋文帝元嘉中謠言錢當塘出天子乃於錢塘置成軍以防之
其後李武帝即大位於新亭寺之禪堂禪之與塘音相近也後
廢帝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即殺刺州見後沈攸之反雍
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南齊尚書令王儉造白紵歌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中童謠云
行自者君追汝白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舡舡白也今
歌和声猶云行自紵焉

武帝明永初百姓歌白馬向城啼欲得城邊草後河間云陶即
耒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寓之起言唐耒勞也又虜
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見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
火熟小微貴錢爭取以治病法以此火炷桃板七炷七日當羗
刺禁之不能斷京師之有病者以灸數日而羗鄰人笑曰病偶
自羗豈火能為此人便覓願間廣明日屢還而故後梁以火德
興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讖詩後句云磊落磊落王山黎目北
長王宰相相覺祖二宮晏駕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

愁和帝後和帝果禪位於齊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攘建武上
明帝初誅害蕃戚京師危駭建武明
帝年號

東昏永光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萋東城頭烏馬烏皮袴
三更相告訴踟躕不能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祐也東城
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着烏皮袴褶往奔之助亦遙光老
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永中童謠云野猪雖嗚嗚馬子空閣
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鳥集傳
舍頭令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推標陽樓識者解云陳昱達屬
猪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猪馬子未詳梁王屬龍尚類冒
屬虎崔慧景公臺城捐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三鳥集傳舍即所
謂瞻鳥爰止于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康元元年至中與二年

二十四年也推所景陽樓也亦高臺順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
得休息

齊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為變起也後帝和云梁武
帝大通初陳慶之為颯勇將軍送後魏北海王元顥即魏帝位
于洛陽宮慶之麾下悉看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童謠曰名
師大將莫自牢千兵馬避白袍又普通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
陽耒其後候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每戰將勝輒躑躅斯
鳴意氣駿逸其奔劔必抵頭不前候景未敗前江陵謠言善行
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候景及景首至元帝年付諮議參軍
李季長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水為梁末意謠
云可憐八馬字一日行千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

人衣皂角相料理及王僧辨滅郢臣以謹曰奏聞曰辨大乘也
馬以擊侯景馬上即王子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皂莢之謂既而
陳滅於隋說者以為江東謂殺羊角為皂莢隋氏姓楊楊羊也
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兆蓋有數云

陳高祖即位時與齊戰先是童謠云勇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
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經在魏墳泣淮已北南人皆謂虜是時
以賞俘賀酒者一人乃得一醉陳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
自壽陽溪未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為韓擒虎所
敗擒虎本名豹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
節皆相應至是方悟

後主時江南盛歌王猷之桃葉之詞曰桃葉未復桃葉渡江不用
艤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始至宮桃葉山下及
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自新以導北軍之應後主造齊云觀
國人歌之曰齊雲冠觀未無際并功未畢而為隋師所虜後魏
後廢帝時張冠等掩襲爾朱世隆及尔朱彥伯彥伯狼奔出走
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懸於斛斯

椿門樹傳首於高歡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
覓真珠又曰頭去頂脚去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東魏
孝靜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折小底燃燈燈滅高者齊
姓也燈文襄名五年神武薨摧折之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滅
之徵也

北齊神武討尔朱兆破之先是孝明之時落下以兩板相擊謠

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拔為謂拓拔言俱將襄
敗之兆神武始移都于鄴時有童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地
巢作窠猶未成舉頭失鄉里寄書與父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
帝清王河之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宮室未備即逢禪代窠未
成之効也文宣以后為太原長主公降於楊愔時呂后尚在故
言寄書于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竇秦為侍中京畿大都督神武西討秦從行為周文帝所襲自
殺初秦將發鄴鄴有慧他足謠云竇行臺去不迴

河間王孝琬文宣世驕矜自負又怨執政因為和士開祖班所
譖言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白生白楊樹頭金鷄鳴說者曰何
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見金鷄而大赦帝頗惑遂殺之

廢帝

即文宣子
濟南至也

未被害前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公四方側听

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鐘時丞相府在北城中即舊中興寺也
鳧公謂蓋指武成小字步洛稽也道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
將被擊也

孝昭帝之殺楊愔等廢幼立而自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毛禿
殺獐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道不遠打爾
腦又曰阿廢姑禍也道人丈夫死也羊也角文為用刀道人謂廢
帝小名太原公主常作尼故曰阿廢姑愔小敵天和皆尚

帝姑

武城帝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病除之才弟之範為尚藥典御
敕令諭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為石婆蓋有倍忌故改名以厭制

之範出吉之才曰童謠云周里跋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冢作媒
唯德一量紫紵靴今太后或改名私所至怪之才曰跋求伽胡
言去已豹嗣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冢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冢
唯得紫紵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為字此下絲綏者熟斬在
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者革旁化寧是义物至
四月一日后果徂先是又有童謠曰九龍母死不祚孝及妻太
后喪武城不改服緋袍如故又武城時謠云盧十六稚十四捷
予拍頭三十二陽子術語人曰且四八天下之大數太上之祚
恐不過此既而武城年果三十二

後主武平元年童謠曰抵勸尾你故除我我除你其年四月隴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言七月三十日東王胡長仁謀遣次冷殺
和士事露及為士開所譖死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
將向你南臺小兒吃訖一時拍手云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
史中丞琅邪王殿執事開送於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曰七
月刈禾傷早九月喫糕正好十月洗湯飯菴十一月出却趙老
月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十一月趙彥深出為西兗州刺
史一云綦連猛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言
采故引知機事祖班奏言猛與彥深前堆琅邪王事有意故於
是出猛為定州刺史彥深為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謠曰
七月刈禾大早九月取糕未好本欲尋山討虎激箭旁中趙老
至是其言乃驗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執欲落青樽伯蒲酌後主
穆后名邦利本斛祿后從婢也小子黃花母子淫僻于預朝政

時人患之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但蒲酌尋
亡欵落之應鄴中又有童謠曰金作掃帚玉作把淨殿屋迎西
家未幾周師入鄴

後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鷄鳴祇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
氏之甥既遜位諸舅強盛

隋高祖仁壽四年七月煬帝即位并州總管漢王謀諒反并州
謠曰一張紙兩張紙容量小兒作天子時偽署官告身一紙別
授則二張諒聞謠喜曰我幼時子阿客量與諒同音吾于皇家最小
以為應之俄而兵敗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鳴鵠遠楊山宛轉花林裏莫恨與誰道
許其後李密坐楊立感之遂為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郡盜自

陽城山而未襲破洛口滄後復屯兵苑內莫蕩與密也字文化
及字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唐太宗破竇建德建德中瘡竄於牛口諸車騎將軍舊士讓武
威先獲之先是軍中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
口諸甚惡之果敗于此

高宗永徽末里歌有桑條常女也遠也樂及神龍中常後用事
大常少卿鄭愔作桑條歌十篇上之

龍朔中俗中飲酒令白子母去雜建臺拗倒俗謂盃盤子為母
又名盤為臺及中宗廢於房州之應也又里歌有突厥鹽及則
天時遣尚書闕之微送武延秀使突厥悠則天廢李氏乃囚延
秀立知微為可汗挾以入寇乾封之後天后勸盛行中獄之禮

頻下詔皆厲年飢及蕃夷寇邊而輒于是高山之下營奉天宮
以為有事之漸時有童謠曰高山几絕層不畏登不得所畏不
得登及是禮物畢備竟以疾還
武后如意初里歌黃顰草中歲考弓射爾傷後契丹李萬榮叛
陷營州則天令總管曹仁師王孝傑等將兵百萬討之大敗于
黃顰契丹乘勝至於趙郡垂拱已後東都有麥兒歌皆淫艷之
嗣後張易之兄弟有內嬖易之小字苾見
憲宗元和十年六月辛丑盜殺宰相武元衡先是長安童謠打
麥麥打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識者謂打麥者蓋言打麥
時也麥打蓋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
元衡之卒也

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巢賊陷長安議者以舊有謠云金色蝦
蟻爭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及
黃巢敗亡走入太山為其甥林言所殺言送于時溥溥亟首送
關中和初有謠云黃巢須走秦山東死在翁家翁時巢死之處
民家乃姓翁也

後唐末帝始離岐下允降附及本城將校皆翼不賜之賞及從
至師京累月延望署置不及始望相與為謠言去却生菩薩扶
起一條鐵

閩王王審知光州人兄潮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審知為副乾
寧中潮卒審知遂繼兄位先是閩中有童謠云潮水來巖頭沒
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知字也果陳巖死王潮代之潮死審知繼

位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四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五

總錄部

一百四十五

達命

運命

知亡目

達命

孔子罕言命者以其絕微奧妙寡能及之非可容易而譚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非君子者不得與於斯矣中古以還英偉間出乃有遭死生之變而拍然無撓遘艱虞會之而毅然有守不溺于私愛不徇於拘忌蒙謗毀而木自明嬰福患而不苟免咎徵集而不戚凶怪至而自屏斯皆宅純粹於心府宴得喪於道樞安時處順以全其真窮理盡性而達於命者也孔子衛適陳過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康

人聞之以為魯之楊虎嘗暴康人于是孔子狀數陽虎拘焉五

日顏淵後言與孔子相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

敢死言夫子在已康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沒

文不在茲手言文王雖已沒甚文天也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

得於斯文也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

天之未喪斯文康人其如予何如予何猶言奈何我也天也喪此

能為天以害已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得去又魯公定率孔

子去曹適宋史記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與弟習禮大樹下

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天德生者謂授以聖性德合

孔子病疾子路請禱禱謂禱於鬼神子曰有諸言有此禱謂子路對曰

有之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路失指子曰丘之禱久矣孔子

合于神明故曰孔子嘗喟然歎曰莫知我天子貢曰何為知予

子貢惟夫子言何子曰不然天不由人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

下學而上達下學人事知我者其天乎聖人與天地合其德又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愬諸也作桑魯子服景伯已告魯大夫

思也告曰夫子固有惑志季孫信談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

市朝吾勢力猶能辦子路之無罪子曰道之

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窮於

陳蔡之七日不嘗食藜藿不糝宰我備矣備糝作憊極也論語

孔子絃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言曰夫子遂於

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籍夫子絃歌

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所無醜也若此手顏回無以對入告

夫子孔子愀然推瑟喟然歎曰由與賜也小人也召吾語之路

與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義

謂達窮於道之謂窮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今丘也抱仁

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窮之為言不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

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柏之茂也宏本

雪皆落比十一人遭亂世之患松柏謂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

之晉越王得之會稽齊桓公遭燕知也難奔莒晉文公遭嬖姬

之山卒享國克復其耻為霸君陳蔡之尼於丘其達乎孔子列然逐琴弦復取

子路屹然執干而舞干楮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

下也高下喻大小不知古知得道者窮亦道孟子在魯樂正子

見孟子曰克告于君為君見也嬖人有臧倉者詛君君是以不

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曰克告以孟子之賢曰行惑使之止或尼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我

不遇哉

漢賈誼為長河主簿三年有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鸚異

志曰有鳥似小鴉體有文色士信因刑物不詳鳥也誼既以謫

居長沙卑誼誼自傷悍以為壽不得長乃為賦自以廣其末句

曰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蕭芥何足以疑

朱雲為槐里令去官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藥

楊雄恠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雄以為君

予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歸易曰龍純之哲以存遇不遇命也神也大行安步徐行

何以湛身哉湛謂投水而死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撫捨取也自岷

山投諸江流以弟原屈名曰反離騷後為侍郎

後漢孔僖拜臨晉令崔因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也謂為不吉止

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凶吉由已而由卜手

在縣三年卒長

張禹為揚州刺史當遇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胥之神難

於利涉禹度吏固請不聽禹屢言曰子胥如有靈知吾至在理

察往訟豈危我哉遂鼓儼而過

李膺為長樂少府既廢後然儉事起收捕鉤黨人鄉謂膺曰可

去矣對曰事不離辭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以六十死生有

命去將安之乃語詣獄考死

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士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

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訓孫恭三世廷尉為

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

晉魏舒為司徒時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書既下公輒喪亡

僉號震為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竟無患識者以此稱

其達命

舒字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朝

野咸為舒悲惜舒每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

益自損乎於是終不復哭

顏舍為左光祿大夫卒嘗謂郭僕僕欲為之筮舍曰年任天位

...

在人修己而天下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龜

劉惔為丹陽尹疾篤百姓欲為之所禱家人又謂祭神惔曰丘之禱又矣年三十六卒官

郭文曠達不仕元年永昌大中疫文病亦殆王道尋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天壽長短時也

後秦梁國見於平梁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酒酣外灵床而歌詩人或說之國見不以為意前後征伐屢有大功姚興以為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

宋王或字景文為中書監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明帝疾篤以景文外戚強盛歲不為純臣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

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公勅至之夜景文止與客棊加丞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棊思行爭劫竟劔子內奩畢徐謂客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惻憤怒發酒覆地曰文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黑啟各勅并謝贈語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歎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劉劭為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後廢帝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劭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媿函明若才輕任重災青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

南齊沈麟士有高節累微不起常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

而終禮矯偽乃自作制年八十六卒

梁呂僧珍為散騎常侍既病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熟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主人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甦俄而病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

夏侯詳為湘州刺史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致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指挹之志

陳蕭允梁末為太子洗馬臺城陷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士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何從生方今百姓爭歛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散卿相不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跡吾弗為也乃閉門靜處并卒日而食免於患

後魏胡國珍靈太后之兄也為中書監儀同三司以宣武景明三年夢生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為厭勝之法國珍拒而不受從云吉凶有定分為修德以禳之

楊椿為太保侍中元顥入洛椿子東征將軍昱出鎮荊陽為顥所擒又椿弟順為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道并從駕河北為顥嫌疑以椿家也世顥重恐失人望未及家罪時人助其憂恠或有勸攜家被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王當坐任運爾高樹生假陽平王鎮遠將軍都將樹生居宅

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五驚恐僉謂恠變宅不可居樹生曰何
非善宅之自若未幾為此州大都督

睢夸高尚不仕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
在桑榆乎遂着知命論以擇之年七十五卒葬日赴會者如市
北齊慕容紹宗為開府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正入據平州以紹
宗為南道行臺與大尉高岳儀同劉豐等率軍圍擊堪洧水以
灌之時紹宗穎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
已還常有蒜髮昨未蒜髮忽然自盡以理推之蒜者莽也吾年
筭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之八百九十五

